

革命



滔天与孙文

TAOTIAN YU SUNWEN

〔日〕三好

彻著 ◆ 任余白译

学林出版社

浪人



革 命 浪 人

——滔天与孙文

〔日〕 三好 彻 著

何 畏 译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周剑峰

革命浪人

——滔天与孙文

〔日〕三好彻 著

任余白 译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272,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616-353-0/K·20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革命浪人》是日本作家三好彻七十年代创作的一部人物传记体小说。作品于1978年问世。最初它作为连载读物刊登于中央公论社的名刊《历史与人物》。1979年11月其单行本由同社刊行。现在的这部中译本即根据该单行本译出。

本书作者三好彻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现为日本文艺家协会会员、日本笔会专务理事、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三好彻原名河上雄三。1931年生于东京。1951年毕业于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前一年他进入读卖新闻社。在报社工作期间，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59年发表小说《遥远的声音》，获“文学界新人”二等奖。1960年他转向推理小说的创作，并发表作品《光 and 影》。1966年他退出报社，专事写作。同年创作小说《风尘地带》，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1968年其另一部小说《圣少女》获得第五十八届“直木奖”。三好彻是位多产作家，其主要作品还有《海的沉默》、《风吹向故乡》、《黎明时刻》、《闪光的遗产》、《在异国的天空下》、《特搜检察官》、《格瓦拉传》和《追迹》等。

三好彻的作品以推理小说为主，其本人是以社会派推理小说家而知名的。三好又是一位多才的作家，他也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革命浪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其热情而饱满的笔法向世人介绍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宫崎滔天。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原书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作者是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这部

小说的。可以说这是一部由丰富的史料与平实的写作手法融合而成的小说，是文学家笔下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作品。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作者毕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原著中所记史事难免与史实会有出入，为此，译者已在中译本中酌情予以注明匡正。

1

事情发生在星期天的早晨*。

一个中国人走出伦敦波德兰区的一家小旅馆。他抬头望了望阴霾的天空，竖起了大衣的领子，然后缓步走上街头。此人约摸三十岁左右，略矮的个子，鼻下蓄着胡子。

当这个中国人走近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物时，另一个中国人从他背后追了上来，并用英语同他搭起话来。

“实在对不起，请问先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

“果真如此？我也是中国人。那贵乡是……”

“广东。”

“这真是巧遇了，我们是同乡啊！”

那个搭话的中国人马上改用广东话攀谈起来。他自称姓唐**，随后问道：

“先生在伦敦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吧？”

“我是十天前刚到此地。”

“噢，那么从什么国家来？”

“从美国来。”

这时，从马路对面又走过来一个中国人。姓唐的对这位年轻的中国人说：“适巧相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三人到寒舍一聚，边饮茶边叙乡谊如何？我那儿有上好的中国茶。”年轻的

* 原文为“早晨”。据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实为“上午”。——译者注

** 自称唐某者，真名邓廷铿，时为中国驻英公使馆译员。——译者注

中国人停下脚步，答道：“多谢盛情相邀，但我实在是要去访友。”

“噢，那你上哪儿？”

“就在前面不远，我打算同友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去教堂也不错，可是我们同乡难得相聚，教堂不是可以改日再去么？”

“不过……”

“不要再说了，请先生务必赏我们一个脸。”

就在年轻的中国人踌躇之际，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一个中国人来。此人几乎要去拉年轻人的手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位第一个出现的姓唐的中国人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

“咔嚓”一声，那幢三层楼房的门打开了。“就是这里。请吧，先生。”年轻的中国人几乎是被推搡着地给带进了楼房。楼房的内部看上去要比外面想象的宽敞得多，有几个穿官服的中国人在里面办公。

“真奇怪，这简直就像中国大使馆……”房内的中国人不去理会这位年轻人口中喃喃的疑虑之语，径直把他带到三楼的一个房间。房间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

不一会儿，房内走进一个满头白发的英国人。他打着官腔问道：

“你就是孙文吗？”

年轻的中国人的神情显得很严肃。

“你不愿说出名字也行，可我们知道你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中国大使馆。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在中国的领土。”

“你是谁？”

“我是谁这无关紧要。照这么说来，你必是孙文无疑罗？”

清政府的法律顾问哈利戴·马格里满意地笑了。这是1896

年10月11日发生的事。

年轻的中国人确实是孙文。

（这下可糟了，我受人骗了！）孙文对自己的不谨慎懊悔万分。十天前他到达伦敦。此后他每天都要去拜访老友康德黎博士。有一次，康德黎对他说：“中国公使馆就在附近，你何不去造访一下？”这当然是康德黎的一句戏言，因为他是知道孙文的政治立场的。可是康德黎夫人听了这句开玩笑的话后，信以为真，立刻告诫说：“你在说什么？如果这样做，公使馆的人会把孙抓起来，遣送回国的。”

“夫人，刚才是康德黎君在开玩笑，实际上他是提请孙君不要在中国公使馆附近走动，以免落入陷阱。”接话的是曾教过孙文医学的孟生。

“嘿，我真是糊涂了。”康德黎夫人耸了耸肩。见到她这副可爱的模样，孙文他们三人都大笑起来。

孙文是乐观的。也许是过分地乐观了。在他看来，在伦敦这个地方清政府的官员是不可能去侵害大英帝国的主权的，所以也就没有认真地去问清中国公使馆在哪里。

眼下，那件万万想不到的事竟成为现实。在这一瞬间，孙文下定了决心。处事果断，也是这位年轻革命家特有的性格之一。

“本人正是孙逸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请解释一下理由。”

“当然可以。你以前曾向总理衙门呈递过请愿条陈*。据说这个条陈的内容极好。所以总理衙门现在非要你本人去一次，想当面再听听你的高见。一旦我们把你已在这里的消息电告北

* 指孙中山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译者注

京，上峰当有进一步的指示。在这之前请你暂留此处。”

“如果这样，能否将我留在这里的情况通知我的朋友？”

“那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我想请他们替我送些随身的用品来……”

“你的行李，我们可以叫这里的人去取。”

“不行，只有我的朋友才能替我去取行李。”

“好吧，那你就写封信吧。”马格里递过纸和笔。

孙文给孟生博士写了封信。此信他不直接写给康德黎，而先写给孟生，这是有其深意的。因为他尽量想使外界多一个人能知道自己被幽禁的情况。信上写道：我被禁于中国公使馆内，望将此事转告康德黎君，并请替我将行李送至此处云云。

马格里看过信后说：“你‘被禁于’这个写法不妥，请改个写法。”

“真是没办法。”孙文把“被禁于中国公使馆”改成“现我在中国公使馆”。这样改后，按理说，孟生还是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态的。

“这样行吗？”

“嗯。”

马格里拿着信在考虑。这位1823年出生的马格里先生当时已经七十开外*。由于他为清**、英两国效力有功，已获得爵士称号。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靠吞食清朝而往上爬的老奸巨滑的英国人。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清政府聘任的法律顾问，但实际上是清朝在英国的代理人。公使龚照瑗等都按其旨意行事。诱捕孙文的计划即出自其手。

* 原文为“1823年”，实为1833年。故马氏当时年龄为六十开外。——译者注

** 清国，即指当时的中国。原著中对中国有“中国”和“清国”两种称法，翻译中保留原貌。——译者注

“孙君，你想想看，今天是星期天，这位孟生先生也许不在家，所以最好还是将信写到你的旅馆。”马格里笑着说。

（我知道你这番话的用意。）孙文心中想道，并以一种不受其骗的神情回答说：“我下榻的不是旅馆，而是公寓。况且我又是刚住进去，所以地址也不清楚，只有康德黎君知道。”

“明白了，那么信就交给我吧。”

马格里点头表示同意。他当时的目的是想得到孙文行李箱内其同党的名单和来往的信件。此计虽未得逞，不过还是不能让孟生和康德黎知道这件事。既然如此，手中的这封信他当然要扣压下来。

2

马格里一走，工匠就来了。他在原来的门锁上重新加了一把锁，并检查了一遍窗户上的铁栅栏。工匠干完后，进来一个中国看守，是来搜身的。他搜走了钢笔、笔记本、小刀等随身物件，可是不知怎么地，大衣口袋内的钱居然没有被他发现。

去年在广东和陆皓东一起制定的武装起义的计划被清政府发觉后，孙文就成了当局指名的通缉犯。当时政府曾贴出布告悬赏孙文的首级：“孙文者即孙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村人*，额角不宽，年龄约二十九岁。凡举报此人者，赏格花红银一千元。”

孙文先逃亡澳门，后又到了香港。但是大英帝国的香港当

* 孙中山的出生地香山县的翠亨村，为一小山村。当时清政府以为这样的小地方是不会产生重要的革命党人的，而误认为孙中山出生在翠亨村附近一个叫翠微村的大村镇。——译者注

局向孙文及其同志发出了五年内不许滞留本港的禁令。于是，孙文和陈少白等同志暂经香港去日本。此后，陈少白留在日本，孙文则转赴檀香山*。赴美之前，他剪去了发辫，并留起了胡子。

后来孙文又从檀香山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到纽约，沿途所经之处，他都全力进行“倒满兴汉”的宣传工作。

这个情况不会不传到中国驻美公使杨子通的耳中。杨立刻将孙文离开纽约的消息电告中国驻英公使馆，所以孙文的行踪被公使馆的密探一一监视着，而孙文本人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疏忽。

要说糊涂也确是糊涂，自己傻乎乎地就这么一下子落入了对方的陷阱。不过——多忧为何！孙文心里劝慰自己。

不一会儿，一个英国仆役进屋来生火炉。孙文连忙写了封信，并告诉了康德黎的住址，托他将信带给康德黎。仆役接过孙文给他的酬金，点头答应一试。

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仆役端着水瓶走进来。此人看上去要比先前那个仆役正直。

“你叫什么名字？”孙文问他。

“柯尔。”对方用生硬的口气回答道。

“柯尔先生，我今有一事相托于你。你能否替我送一封信到覃文省街四十六号的康德黎先生寓所？”

“可以。”柯尔答应了下来。

孙文写好了信，把它交给了柯尔。但是他的心里一直很不安。这天晚上他彻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那个生炉子的仆役进屋来添煤。“你把信交给康德黎先生了吗？”孙文轻声问道。房门外站着中国看守。

* 原文应译为“夏威夷”，为尊重习惯起见，本书中大多改译为“檀香山”。——译者注

“是的，已交给他了。”仆役回答后，慌慌忙忙走出房间。

接着，柯尔来送早餐。孙文同样向他打听结果。柯尔显得有些不安。

“昨天没有机会离开使馆，所以信未曾送去。”柯尔只说了一句话，就急忙离去，似乎不想卷入此事。

这一天，公使馆内没有任何动静，只有看守不时地走来窥视一下。

孙文表面上还是悠然自笃，但其内心却焦急万分。康德黎一看到信后想必会采取某些措施，但现在却毫无音信。这是怎么回事？康德黎是孙文当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也是孙文最知己的朋友。连这样一位师友也会弃而不顾吗？

（真是糊涂了，不会是那样的！）孙文在心里责备起自己来。

翌日，那个回答说到过康德黎家的仆役进来送煤时，孙文问道：“你真的将信交给康德黎先生了吗？”

“是的，当然交给他了。”

“他看完信后难道没说什么吗？”

“他说了声‘好吧’。”

“就这么句话吗？”

“是的。”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但是……”

“真是这么回事，我可以对天起誓。”

“那么，你是否能再替我去一次？”

“好的，当然可以。”

孙文将自己的手帕撕下一条，然后匆匆写上“请相救。现被诱捕至公使馆。孙文”几字，交给仆役。

“拜托你啦！”孙文恳求道。

“没问题。”仆役点头允诺。

仆役一离开孙文的这间囚室，就将那手帕条交给了马格里。先前的那封信也是同样的命运。

星期三早上，那个自称姓唐的人露面了。

“怎么样，心情如何？”唐用傲慢的口气问道。

“你也算是汉人吗？”孙文激愤地说。

统治中国的清朝并不是汉人政权，用当时的话说，统治者是满洲人。

唐某听了这话，恼羞成怒：“你说什么？将你带到此地，我乃公事公办，毋容你来说三道四。”这话反复讲了几遍后，他稍微改换了口气：“当然罗，我本人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说实话，我到这里来也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你的命运如何，大凡能想象得到。你也是当今有名的人物，死了难道不后悔吗？”

“要是那样说的话，你们的做法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而我们中国将在世界面前丧失自己的信义。”

“你这是危言耸听。”

“不是危言耸听。对了，这里属于英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是中国的属地。不知你们打算如何处置我？你们现在的做法明显地侵犯了英国的主权，英国政府一旦知道这个情况，是不会允许你们胡作非为的。”

唐某听后冷笑道：“我们是不会将此事正式通知英国政府的。你的命运业已决定。开往香港的轮船也已租妥。届时将封住你的口，捆缚你的手脚，把你像装货物似地装上船。船抵香港后，就把你移交到停泊于港口外的中国军舰，押回广州*。”

“是么？事情会有这样顺当吗？不管怎么说，那艘轮船的船长和船员都是英国人吧，看着人和货一起装运，他们难道就无动于

* 原文为“广东”。原著中多处出现“广东”这个地名，实际上大多场合是专指广东省城广州，故在翻译中酌情调整。——译者注

衷吗？”

“这像是个自以为能独打天下的革命家的想法。你也真蠢，轮船公司与马格里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一点不用你担心。”

“船几时出港？”

“下周初。”

“为什么不专租一条船？”

“载运你一人，无此必要。”

“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吧。你们这帮人已腐败到了极点。公使大人大概租下专用船后打算侵吞那笔费用。你好像也在等着分一杯残羹。你们这种荒谬的计划是不会得逞的。”

孙文的话似乎击中了要害。唐某面露愠色，说道：“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把你杀了，那样也许更为省事。此处即中国，他人无法干涉。”

3

唐某随后举了金玉均的例子。

朝鲜独立党首领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发生在两年前的3月28日。

金在所谓的“甲申事变”（1884年12月的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以图东山再起。这一点同孙文的情况极为相似。

当时的朝鲜处于李朝的统治之下，由王妃闵氏一族的保守派执掌大权。他们奉中国为宗主国，试图通过与清政府保持亲

* 亦称“甲申政变”。1884（甲申）年朝鲜独立党（即开化派）发动的武装政变。——译者注

善关系来维系现行体制。从他们事从大国这个意义上说，其被称为“事大党”。这并不是事大主义的“事大”，通俗些说，他们就是朝清友好派。

与其相对立的是金玉均、朴泳孝等人的独立党。独立党认为要摆脱清朝的控制，就应该期望日本的协助，仿效日本推行近代化。日本政府对他们当然有好感。金亡命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对其进行保护，并拒绝朝鲜政府提出的引渡要求。犬养木堂、福泽谕吉等人也曾给予金以很大的照应。

金很崇拜日本。他本人就使用过“岩田周作”这样一个日本名字，甚至和一个名叫杉谷玉的日本女子结成了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朝鲜政府派出了刺客。此人叫李逸植。李收买了金的心腹洪钟宇，并花言巧语把金诱骗至上海。朝鲜政府认为在日本国内干这件事，日后会引起麻烦。

金周围的人曾劝阻他不要离开日本，但是金感到日本政府已开始逐渐把自己视为累赘。尽管他还在期待日本的支持，可是也许他已对日本也像其他列强一样抱有领土野心这一点感到失望。他听了李逸植提出的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会会面的建议，带着洪钟宇来到上海。

就在金玉均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东和洋行下榻后的第二天，他被洪钟宇用手枪暗杀了。

租界内的英国总领事随随便便地就把洪交给了清朝官府。金的遗体，由于日本总领事的疏忽，也被移交给了清国。清国方面随后就用军舰把金的遗体和凶手洪钟宇送往朝鲜。

金的遗体到了朝鲜后，不但被肢解，还被扔在写有“大逆不道玉均”字样的长条旗下枭首示众。而洪钟宇则得到巨额的赏金和官位。

唐某对孙文说，金玉均的结局值得你深思。孙文说：“我不能理解怎么会干出那么残酷的事情来？”唐某将他那双小眼睛眯得更细了：“我不认为这事残酷。凡是反对皇上的人，受到这样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你的情况也这样。皇上有令，不论死活均予捕拿归案。押送回国也好，就地处死也好，皇上都会满意的。”

“是那样吗？”

“那当然。”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当官的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中国才受到列强的欺辱。朝鲜志士金君的事我也有所听闻。你想到过这一事件是导致我国和日本开战的一个原因吗？”

“那并不是促成和日本开战的原因。”

“现在已经很明白了，用这样的方式诱捕我将引起中英两国间的外交问题。英国政府将要求中国政府对与此事有关的使馆人员进行惩治。要是中国政府被迫向英国谢罪，皇上的面子就丢尽了。就是这样，你还坚持原来的看法？”

“嗯……”唐某顿时语塞。孙文乘势加重口气说：“听说你是广东人，我的同志中有很多人在广东。一旦他们得知我被你诱杀的消息，他们大概也不会放过你的，到那时你将后悔莫及。”

“你别想威胁我。”

“这是威胁你吗？就是威胁你，你也没有办法。”

唐某的脸色变了。孙文心想，此人现在总算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孙先生，”唐某顿时变得一副卑屈相。“我之所为，只是奉公使之命而已，并非出于本意。身为同乡，我很想帮助你，这是真的。可以为证的是，我现正私下里叫工匠在配制一把此屋的备用钥匙。一旦钥匙到手，我一定设法救你出去。”

“我无法信任你。”

“你总会明白的。我毕竟是个汉族人。”唐某轻声说道，随后离开了房间。

孙文对唐某的话一点也不相信。但这天深夜，唐某又偷偷来到房里，关照说，一切都准备妥当，星期五清晨两点来接他，要他按计划作好准备，说完随即离去。

孙文对此半信半疑。天一亮，他就问进房的英国仆役，是否能再替他到康德黎处去一次。仆役点头允诺，并递过一张纸。孙文在纸上再次写下了请求相救的文字。写毕就交给了仆役。

到了下午，唐某来了。

“孙先生，这封信现已落到马格里的手中。你不能将这种事托付给英国仆役。你这样一来，我的一片苦心也归于泡影了。”唐某说着，拿出了那封给康德黎的信。

孙文感到失望。

“是那样吗？照这么说，就没有逃出的希望了？”

“不，生机尚未绝尽。不过以后请你务必按我的话行事。”

“如何进行为宜？”

“首先要使马格里改变对你的态度，这是先决条件。请你现在就给他写封解释信。”

唐某叫柯尔取来了笔和纸。

“怎么个写法？”孙文问。

“你就说，本人决非乱党，只因官吏诬陷，遭致嫌疑。今得知实情，遂亲往使馆，以求昭雪。然此举不为当局所谅解，故甚觉遗憾。……照这样写就行了。”

“等一下，我可并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

“确实如此。但是这样写，马格里才会觉得你是个懦弱的人，因而放心。为了消除他的警惕，只有这样写。”